五服釋例

五服釋例卷五

當塗夏燮撰

釋厭降例

釋猒降例

諸侯之公子猒降例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注云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諸侯之妾子猒于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縓冠葛絰帶妻輕

傳注見前

按此諸侯之公子父在爲母妻猒降之服也大夫父在之猒降其庶子爲其母妻大功諸侯則以父之尊兼君之尊故絶旁期以下而自夫人與適婦外皆其所不服者不唯不服又猒其庶子使不敢服尊尊之義也唯庶

子爲其母雖不得伸而其恩不可奪故制爲五服外之服又推之及于至親之妻而又殺焉若昆弟以下則皆不服也記因大功章所見公之昆弟爲母妻昆弟之服據先君既没餘尊之猒降者故此又推及其父在之猒之例然則公子者正公之昆弟之對文彼據今君此據先君之尙在者以服例不同故其稱名各有所主此書法也

公之昆弟餘尊猒降例

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傳注皆見前卷正尊私尊服例　又注云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于猒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

按此諸侯之公子父卒餘尊猒降之服也公之庶昆弟
卽公子也庶昆弟據今君在位之稱又以著先君之旣
沒也夫公爲適子則其餘皆庶此言公之昆弟必著其
庶之稱者以下文所爲之母乃先君之妾若不見庶文
則嫌母之名之淆于正適故殤小功章公之昆弟注云
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母服無所見也鄭意謂殤小
功所見公之昆弟之服旣無母服不須重見庶文且大
夫以上遠別雖適母之次子亦以庶稱故但言公之昆
弟而其爲庶昆弟者自見若此大功章乃妾子之尊條
非著其子之庶則母之爲妾不見故增此一字則下文
非但母不言庶卽所爲之昆弟亦不必言庶注云庶昆

弟者欲見昆弟之䝉上文母妻使讀者之易曉也

又按諸侯之公子爲其母妻猒降至五服之外昆弟則無服今先君既没可以伸矣而以餘尊之猒不得伸其母之三年妻與昆弟之期服是與大夫庶子之父卒者異也既不得比于大夫庶子父卒之伸乃以大夫庶子父在之猒定爲公子父卒之猒因與大夫庶子父在之服同入大功科中傳言不得過大功明公之昆弟無大功以上之服也經于此兩等人同爲此四等人之服而一据父卒一据父在例不同而其猒降之差同故竝著之若大夫庶子父在之猒則又非但母妻昆弟也詳下

大夫之庶子猒降例

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傳注並見前卷私尊例

按此大夫之庶子父在猒降之服也大夫以尊降其庶子又令庶子之昆弟自相爲者亦降焉故傳總釋其例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凡經之例大夫適子之服不通于庶者則著其適之名如大夫之適子爲妻是也大夫庶子之服不通于適者則著其庶之名如此章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是也若但言大夫之子則兼關適庶何者大夫父在之服適子庶子之降與不降皆從乎大夫特適子之尊同于大夫則在報例中据不杖章大夫之子之見報文者而庶子之不爲大夫者不報耳若大夫

尊降之服則適子以尊降同于大夫庶子以猒降從乎大夫特適子之降父卒則已為大夫與父在同而庶子之降父在則猒父卒則伸葢庶子本無尊降之例故父卒之伸同于邦人則亦無大夫與士之異耳以此推之則公之昆弟以猒降者唯母妻昆弟四等人而大夫庶子父在之猒則兼及其旁親之世叔父以下矣詳下

大夫之庶子父卒如邦人例

大功章大夫之庶子傳云大夫之庶子從乎大夫而降

注云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

按此大夫庶子父卒不猒之例也葢庶子父在之猒母妻昆弟同入大功而父卒之伸與公之昆弟不得過大

功者異葢諸侯有餘尊之猒大夫無餘尊之猒故鄭推之以爲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然則妻之杖期昆弟之不杖期皆伸之矣故又總釋其例曰則于父卒如國人也明乎大夫之庶子父卒如邦人則凡從乎大夫而降之服皆統之矣此大夫庶子父卒之異于父在又異于公之昆弟猶有父卒之猒也

又按經之書法但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而傳推其例以爲先君餘尊之猒又推大夫之例以爲從乎大夫而降鄭君又總釋之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皆以經之書法知之也必知公之昆弟爲父卒者以經之書法曰公則嗣君也曰庶昆弟則

今君之昆弟也是先君之子必先君旣沒而後始有公之昆弟之稱且經所陳大功小功之服皆先君在時所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者今爲其母妻昆弟得有餘尊猒降之大功而自從父昆弟以下皆得視大夫尊同尊降之例然則鄭君所云公之庶昆弟則父卒者乃喪服通篇所書公之昆弟之義例也知大夫之庶子爲父在者以經之書法曰大夫則大夫在也（小功章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與此同例）曰大夫之子則父在斯爲子之稱也蓋大夫之適子父卒則已爲大夫焉得有大夫之子之稱而大夫之庶子父卒則自母妻以下皆如邦人又焉得有大夫之子尊同尊降之服唯大夫在則適子以尊降庶子

以猒降皆從乎大夫之降例而其所不降者又從乎父所不降子不敢降之例然則鄭君所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者乃喪服通篇所書大夫之子之義例也明乎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父在父卒之例則凡經之所不見者皆可以此求之矣

大夫之庶子旁親猒降例

殤小功章大夫之子詳後卷殤降例

小功章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注見前卷尊降例

按大功章見大夫庶子之例但及其猒降之母妻昆弟以其同在大功科中故與公之庶昆弟共文也若傳云

從乎大夫而降者乃大夫之庶子爲其旁親之通例皆父在之服也葢庶子無尊降之例而有猒降之例故雖大夫之子兼關適庶而庶子之降例與適子之降例不同如殤小功章所見殤降之例注据大夫之庶子葢因大功章有大夫庶子爲昆弟之文是昆弟以成人猒降大功則其長殤應在小功故据而言之又恐人疑于殤之降服但据庶子不兼適子故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又大功章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文承上文大夫之庶子是從乎父所不降之例故注又推其例云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鄭意葢謂此大

夫之庶子其尊同不降之例從乎大夫故知適子所爲亦如之也唯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適子則報庶子則必爲大夫者而後報此其異耳若小功章殤降之服及爲士適士者之服皆從乎大夫而降卒則伸之如邦人者凡此皆父在之例也

諸侯之公子降其私親例

服問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注見前卷不降例

按此言公子猒降私親之服以其妻之猒降者推之也蓋諸侯之世子無父在之猒故不降其妻更不降其妻之父母鄭所謂女君之子不降者是也若公子則自其

母妻已受君在之猒故雖其妻之父母亦受猒而降之無服矣唯公子之妻不受舅之猒故既得不降其皇姑又不降其爲父母適人之期傳曰從有服者据公子之妻自爲其父母言也

諸侯之公子降其外兄弟例

服問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

按從無服者据公子也公子既以猒降其母則母之父母從母皆無服矣從雖無服而公子之妻仍如邦人從服降一等之例爲之服緦是有服也

庶子在父之室例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注云妾子父在厭也

按此疏据不命之士同宮者是也葢士無尊降之例則亦無厭降之例此以其在父之室與問喪所謂避尊者之處同義故注假大夫厭降之例釋之言士卑不得厭其庶子爲其母大功而在父之室禫與杖皆非所宜故下文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疏据父子異宮者葢杖則必禫不禫則亦不杖也杖有主義父雖不主妾與庶婦之喪而同宮者不敢不辟至于禫則有祭行禫祭于父之室則與適母之父在者無異故從厭降之例以別之也

適昆弟領大宗服例

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注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

按此非別子之適乃諸侯之公子仍在本國為士大夫者其父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兄弟為之宗適兄弟者小君之次子也主領宗事則此士大夫之庶者羣奉以為大宗之子而服之亦如大宗齊衰之例也不為之齊衰期而九月者以昆弟為先君之餘尊所猒

其本服不得過大功故齊衰從大宗之例而九月則大功之月數仍從猒降例也母則小君與嗣君同服不入宗子之母例而昆弟之妻無服此以從大宗絕屬之例故服之齊衰三月無嫌也此九月從猒降之例卽大功章所謂先君餘尊之猒者疏乃以嗣君在爲猒是不明猒降之例不關嗣君也

庶昆弟領小宗服例

大傳公子有宗道注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

按鄭因上文有小宗無大宗者主庶昆弟之領宗事者言故又推其如小宗之服之例也大功九月猒降之例

與大宗同不爲之齊衰及母妻無服此又小宗避大宗之例也

按厭降之例唯諸侯之公子大夫之庶子兩等人而諸侯餘尊之厭發于大功章之傳記又推其君在之厭之尊于大夫者是厭降之義緣尊降而生也尊降之例不及于正尊而厭降之所及自公子庶子之爲其母始鄭君謂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涵適子在內又言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据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厭降之文之見于傳者而賈氏舍注中所據之明文反遠引記中公子父在之厭以爲先君既沒服其母妻昆弟之大功者爲父卒之伸服則何以解于傳中餘尊之

厭之義乎至于大夫之子與公子對舉明據大夫之庶子不關適子而賈氏不据大功厭降之傳而反牽引小功章之尊降者以自亂其例則尤誤矣諸侯之子稱公子者散文之例又以兼關記文之父在者其實公子即公之昆弟而大功章鄭改舊讀謂厭降之義宜蒙此傳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一則父卒之厭一則父在之厭正與此注所謂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相應也若夫厭降之例始于爲母君子不奪人之親不奪人之喪故非至尊不厭非至親不厭公士大夫之衆臣布帶繩屨以君之尊厭也公子爲其母妻降之于五服之外以君之尊父之親厭也昆弟有厭而從父昆弟無厭庶子

有猒而女子子之出無猒以尊則遠以親則疏也兼之祖不猒孫舅不猒婦男子之猒不及于婦人婦人之猒不施于卑者故猒降之界限尤嚴于尊降也賈孔二家不明猒降之義賈氏于父在爲母引公子之猒降其母爲證是使正適之例淆于妾子邦人之例同于國君是擬不于倫也至于父卒爲母則又倡爲餘尊之猒之說謂父服未除不得爲母伸三年尤謬妄矣孔疏小記則又謂適子父在不杖以爲父皆猒子不知適子爲妻不杖期正是不降之服何有于猒至其父在不杖者辟父之主非猒也不然何以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無服而世子不降焉亦可知猒降之例但及于庶子不及于適子

明矣至猒降二字不容倒置猒者猒其著服之生者降者降其所服之死者故猒則必降降有不猒苟不明其義例之所在鮮有不治絲而棼之也集中别有釋猒降例詳之

五服釋例卷六

當塗夏爕謙甫

釋出降例

釋出降例

天子諸侯后夫人以下爲父母出降例

不杖章妾不得體君傳文　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于父母此傳似誤矣

按父母出降之期邦人之例通乎上下者也大夫士之妻同卽天子諸侯之后夫人亦同惟天子諸侯至尊而大夫以下妾之尊其夫者皆君之經恐人疑于妾之猒降與大夫之庶子猒降其母妻者同例如此則爲之妾者不得自遂其父母故著公妾以及士妾之文以統之正見爲其父母適人之期乃通乎上下之例天子諸侯

大夫之妻不敢以尊降公與大夫士之妾不得以猒降也傳言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卽是不猒之義故記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云嫌猒降之也葢君不猒妾女君不猒妾豈非得爲其父母遂之明證乎至于大夫之妻有尊降之例則得及其本親之爲士適士者而妾身非尊又無猒降之嫌故自父母以下遂及其世叔父母姑姊妹以及私兄弟之等皆如邦人之例是鄭君記注本明此偶誤會傳義耳若其言子尊不加于父母通于天王后此經例之一定者故經不見大夫之妻以上爲其父母之文統于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中正記文所謂如邦人者是也

士之妻出降例

大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傳曰出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　注云爲姪男女服同

不杖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按婦人之有報例起于適人之後蓋適人則降在室一等嫌于此降彼不降故生報例也報有尊卑之義焉有主客之義焉旁尊之服自其卑者先施之而尊者報焉此以尊報卑也從服之服自其從者先施之而受者報焉此以客報主也雖適人之女子子父母以下互有尊卑而自其出者言之則昆弟姪主也自女子內夫家外

父母言之則女子子主也此互相爲主客者也故大功章之適人者姑姊妹爲其昆弟姪報焉不杖章之無主者昆弟姪爲伸之期而姑姊妹亦以伸之期者報焉其復見姑姊妹之適人者何也與女子子共文也蓋不杖章之無主者因姑姊妹與女子子共文而女子子不報則著姑姊妹之報者以別之若大功章之適人者女子無報言姑姊妹報則復因此二者有相爲主客之義故下文復見爲昆弟姪之專條而總釋其報之例又合適昆弟之父在者（見衆昆弟注）姪之婦人之在室出嫁者一齊見例行文之妙亦極錯綜周密矣且言姑姊妹則姑爲首言衆昆弟姪則昆弟在前仍不失其尊卑

先後之序若如注疏本分姪丈夫婦人報別爲一節無

論報之例不得獨施于姪而以卑報尊亦經例之所無

故必合爲一節使連文于衆昆弟之下始無倒行逆施

之嫌耳凡此二章皆据士制言之若大夫以上兼具尊

降之例者必尊同而後有報例如不杖章大夫之子爲

六命夫六命婦是也詳下

嫁于大夫國君例

大功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

按此諸侯大夫尊同不降之例不見報文者女子子不

報其姑姊妹之報則已于不杖章之命婦無主見例矣

大夫以上有尊降之例則尊不同者不報故記凡妾為私兄弟注云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為大夫妻大夫之女為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為天王后也据此則固有國君而娶于鄰國卿大夫之女及大夫而娶士女者自其正尊之父母不降不報外其昆弟姪之為大夫者諸侯之夫人得以尊降之又其昆弟姪之為士者大夫之妻得以尊降之而此昆弟姪仍依其出嫁之大功不敢降是尊不同者不報也注言女君得以尊降其兄弟据記文小功以下之兄弟言之則自大功以上

凡不見者皆可以此求之矣

適士者例

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按此適士之例乃大夫以上之得以尊降者然此適士之姑姊妹仍服其大夫出降之大功是正所謂尊不同則不報者也餘詳上

大夫之女子嫁者未嫁者例

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女子子嫁者未嫁者傳見前卷尊降例

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注見前卷尊降例

按此小功章之注卽大功章之舊讀也若鄭君不改舊讀則無嫁與未嫁同服之疑而生逆降之議矣何者傳言妾爲君之黨服與女君同則此嫁者未嫁者之服卽

大夫與大夫之妻尊同尊降之例也大功章嫁于大夫者卽大夫大夫妻尊同不降之明文小功章適士者大夫尊降之例卽大夫妻尊降之例又參以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則嫁與未嫁之差一語而兩例具見（適人卽在室之差也適人卽適士又嫁于大夫之差）然則經文前後之例無不脗合何有嫁與未嫁同服之嫌乎

女子子適人者爲適昆弟父在例

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注云父在則同父卒乃爲爲父後者服期

按昆弟之爲父後者見于不杖章乃父卒之服也故傳言歸宗注云父雖卒猶自歸宗是父在無不降之期服

也蓋爲父後者父沒之稱故鄭以經例推之此大功章
見衆昆弟之文則又兼適子之父在者故注又釋其義
云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爲父後者服期正與不杖章父
卒歸宗之注相應也爲父後者據小宗之適言故鄭注
凡妾爲私兄弟云士之女爲大夫妻大夫之女爲諸侯
夫人諸侯之女爲天王后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
亦不敢降也鄭君釋經之例彌縫前後如合符之復析
此可見矣

大夫之妻本親服例

大功章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于大夫者

按此大夫之妻爲本親尊同之服例也蓋大夫之姑姊

妹與大夫之妻之姑姊妹其在室出降之服皆同又此姑姊妹嫁于大夫則與大夫大夫之妻其尊皆同故同入大功科中而賈氏謂其寄文于夫與子之中者非也此章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皆各服其親服者非共爲一人共爲一人如大夫之適子爲妻與大夫之不降適婦同然服不同也如大夫之姑則于其子爲父之姑而父之姑即爲命婦亦緦而已以此推之大夫之姑姊妹乃大夫之妻所謂夫之姑姊妹即爲命婦亦小功耳必此兩等人各爲其親之服而後得同入大功科中此亦如不杖章大夫之子不降之服即大夫不降之服非謂大夫不降其昆弟而後大夫之子乃不降其世叔父如不杖章適子爲妻之比也傳言

尊同得服其親服明指此四等人此章自大夫至公之昆弟凡四等人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之服又豈能定其何者爲寄何者爲不寄凡喪服共文之例皆此例也大夫之妻爲其本親之姑姊妹及已之女子子尊同不降則適士者降小功章大夫爲適士者之例卽大夫之妻之例可知也又如本親之姑卽本親世叔父之比例本親之姊妹卽本親衆昆弟之比例然則大夫妻尊降之例與大夫同則以出降一等者又當以尊降一等凡所不見者以此求之可推而知已

大夫之妾私親服例

大功章大夫之妾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謂

妾自服其私親也

記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注云嫌猒降之也兄弟目其族親也

按此大夫之妾不猒降之服上通于公下達于士者也葢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適子此三等人皆具尊降之例大夫之庶子不得體尊則有猒降之例唯大夫之妾不得體君而不受君與女君之猒故不但得爲其父母遂卽爲其私親之世叔父以下亦同記見經所陳者皆大功以上之服故緫其小功以下之兄弟而發其凡曰如邦人若如鄭君易其舊讀則大夫之妾爲其私親之服自父母以外皆不見父母之服不降亦大夫之妻所同不獨妾也而所謂

如邦人者記又何從而推其不厭之例邪然則記云凡妾云如邦人亦公妾以及士妾之通例也

女子子不報例

不杖章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

按此章及上章皆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之例也然細繹此二章之文其一見姑姊妹報其一見唯子不報自是此二等無主之婦人之專例若以此卽大功章昆弟姪之報例與此章之姑姊妹爲對文如是則大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亦得以姑姊妹報唯子不報之例概之乎非也蓋傳据女子子者不過謂其同等之服

有似于報其實女子子本無報例也凡正尊之反服皆降一等必旁尊之不足以加尊者始有同等之報例今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父母爲適人者大功本不入同等之報例中唯此二章士以無主而伸之期大夫又以命婦無主而伸之期遂與適人者爲其父母之期同等至于姑姊妹與女子子連文者經之通例以其服之同也服同而報與不報之例不同故經意若曰姑姊妹伸之期者必報卽昔之大功亦報也若女子子伸之期者非報以昔之大功本不報也然則傳云適人者爲其父母期亦是申明女子子本無報例耳若此經不見無主命婦之文則亦無俟起報與不報之例矣知報服

無不同等則凡不同等之服皆非報例也傳言其餘皆
報則竝世叔父以下之等皆在其內不獨姑姊妹之報
爲對文明甚亦可知此章之例與大功章異矣餘詳後
卷報服例

公之昆弟出降例

大功章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
小功章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按此公之昆弟旁尊之降例也蓋公之昆弟猒降之例
至昆弟止尊降之例自從父昆弟始故大功章從父昆
弟之爲大夫者下繼以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之文
明公之昆弟父卒之後已爲大夫則以大夫尊同尊降

之差爲公之昆弟之差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于大夫亦大功此公之昆弟既其文于大夫大夫之子中則其視大夫之例可知矣然則姊妹者先君之女何以不從昆弟之猒降例也出也出不受猒故其尊同尊降之例皆與從父昆弟以下同也

又按公之昆弟之姑姊妹卽今君之姑姊妹也公之昆弟與大夫爲尊同則爲其嫁于大夫者如大夫之例若此姑姊妹嫁于國君則公之昆弟宜何服曰此亦如其親服服之之例依其出降之大功而已不得援與諸侯爲兄弟之例也蓋天子嫁女使同姓之諸侯主之諸侯嫁女使同姓之大夫主之何休公羊注謂如內女姊妹

之例服大功九月是也今公之昆弟爲其姑姊妹雖尊不同亦如其出降之例唯嫁于國君者不報又女君以尊降其昆弟之通例也

夫之昆弟之婦人子例

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注云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

按夫之昆弟之女子子在室之服統于男子中大小功之殤服則著之注据彼文稱女子子而言然則在室稱女子子適人則稱婦人子此正對文之例而鄭不据者以經例之稱婦人皆据其恩之疏者言之不据其適人之外稱也此章上文女子子適人者爲姪之婦人亦兼

在室者彼以姑之出見恩疏若是姑姪俱出疏可知矣馬融云嫁姑爲嫁姪服也俱出也此經例也夫之昆弟之子爲報服之例則此適人之婦人子亦當爲世叔母之報服矣

夫之姑姊妹服例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報　注云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因恩輕畧從降

按此夫之姑姊妹在室出嫁之同服者婦人從其夫服之變例也經云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正義疑娣姒婦相爲之服不得云報此報字不爲娣姒其報于娣姒上者以其夫之兄弟遠別故無服使不相爲服要娣姒婦

相爲服亦因夫而有故使娣姒上蒙夫之二字以冠之也今按小功章娣姒婦與不杖章之昆弟同例乃相爲之服稱名而服自見者也娣姒既不得云報則報者正夫之姑姊妹之例緦章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夫之諸祖父母報皆與此同例若謂娣姒上蒙夫之二字則當云夫之姑姊妹昆弟之妻易之以娣姒則不辭矣細繹下傳專釋娣姒婦居室生親之義則此當別爲一節而報字則似本在夫之姑姊妹下分章者偶未及撿遂奪于上而衍于下耳經注本皆單行故其分章分節每多亂之有本一節分爲兩節者有本分節合爲一節者如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當以報字統

上二等人合之爲一節又從父姊妹孫適人者亦當以適人者統上二等人合之爲一節今本皆分之此章則夫之姑姊妹報自爲一節娣姒婦當別爲一節今本合之非但經例不符亦亦令讀者自生枝節矣婦人從服降一等此夫之姑姊妹夫本服期以出降大功妻又以從服降小功亦與從服降一等之例不悖注知在室不殊者以緦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差之也經傳皆無逆降之例獨此恩之疏者合在室出嫁爲一等亦似無嫌然亦從服之變例也

從父姊妹從祖姑姊妹服例

小功章從父姊妹適人者　注云父之昆弟之女

按此章云從父姊妹孫適人者謂此三等之適人者同服也緦章從祖姑姊妹適人者與此同例此章不見報文者以孫女于祖父母乃不以出降之期不得云報故畧去報文也從父姊妹適人者小功則在室大功經之不見者統于從父昆弟中故大功章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蓋經例凡婦人在室之服皆統于男子中也自注疏本分孫適人者自爲一節賈氏又忽却大功章之注乃云從父姊妹不辨在室及出嫁以其逆降宗族宗族亦逆降報之此臆說也逆降之有無且不必論而大功章在室之注正据此章之適人者差之也此章經之原文必是合爲一節自轉寫分章遂生賈氏

逆降之說而鄭注之見于大功章者固未嘗稍乖經例也疏中前說亦云在室大功後復反之蓋未取大功章注參看也

緦章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按此正與小功章從父姊妹適人者之例同且著報文于下者明其與大功章適人者之報例同又以互小功章之從父姊妹也從祖姑姊妹在室小功亦統于男子之從祖昆弟中此經例之畫一者此疏亦云在室小功然則從祖姑姊妹之疏者且不逆降何況親者賈氏亦自忘其前後之矛盾矣

父之姑服例

緦章父之姑　注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

按此亦據適人者以父之姑疏故畧之若其在室之服則統于從祖祖父中盖祖之昆弟與祖之姊妹一也經例凡婦人在室之服統于男子自姑姊妹以下皆然如大功章有從父昆弟之服則從父姊妹不見而見其出降之服于小功小功章有從祖父母從祖昆弟之服則從祖姑姊妹不見而見其出降之服于緦章又小功章有從祖祖父母之服則父之姑不見而見其出降之服于緦章此互文對文之細針密縷者近程氏瑤田謂父之姑在室不爲制服是不明經例也

外親無出降例

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　注云姊妹之子男女同

按丈夫者母之姊妹之子婦人者母之姊妹之女疏引馬氏云報者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据此則外親之服婦人在室與適人同無出降之例葢外親自外祖父母從母加服小功其餘皆輕服之緦無可降也五屬之親皆統婦人在室之服于男子中此章從母之服則丈夫婦人竝見之明其服之不殊也外祖父母正尊無報例故于從母見報文者明從服之無不報也

為人後者為其本宗出降例

不杖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見前卷正尊例

大功章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降其昆弟也

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

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注云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

按此皆爲人後者出降之服經言爲其父母報則于昆弟以下之降者皆報也記言小功以下之兄弟報則大功以上之降者亦報也葢父母之言報者嫌其正尊不報也于兄弟降一等之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敢以降者報也經于爲人後者但舉其所後之尊服而其他從畧焉故傳與記補其若子之服皆由親子差之也若其

本宗之親服期之外大功一見小功再見記又補其小功以下者然則經之詳于本宗凡大功以下皆由其父母所生之恩而推之未嘗以其爲小宗之降者而畧之且言爲其昆弟爲其姊妹皆與爲其父母同例亦可見生我之恩不忘其所自出此報本反始之義也嗚呼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與爲人後而甘于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者

爲人後者若子之服例

斬章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按此爲人後者爲其所後之親例也若子之義見前卷

正尊例今按此傳當主所後之本親而言妻之父母則
因妻而連類及之顧氏炎武讀妻之父母絕句而下文
昆弟昆弟之子仍據所後之親其說較疏義爲長唯其
解若子又添出一等所後之親則與記文及鄭注皆不
合今不據也子夏之傳作于記人之後若此爲所後之
祖父母以下數語疑是引舊傳之成文記人見其所釋
爲人後者之服例至大功而止故又推及其小功以下
之兄弟若子之文正用舊傳成語也葢昆弟及昆弟之
子皆所後之期親而以爲人後者之服言之則昆弟之
子於我爲從父昆弟是大功也記言所後之兄弟之子
皆小功以下之親正與大夫大夫之子所謂兄弟降一

等者通据族親而言故或言兄弟或言兄弟之子皆小功以下之服不必其同輩行而後爲兄弟也兄弟乃小功以下之汎稱自從祖祖父母以下皆統之非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例也詳下至此傳所舉之服凡五等曰所後之祖父母則爲人後者之曾祖父母也其不及所後之曾祖父母以高祖不在五服中也不及所後之父母包于父卒爲祖斬中也詳前卷爲人後者例曰妻則爲人後者之母曰妻之父母則爲人後者之外祖父母也曰昆弟則爲人後者之世叔父曰昆弟之子則爲人後者之從父昆弟也其不及從父昆弟之子者所後之大功輕而于爲人後者之小功尤輕也曰若子者總上五等之服而釋之言皆如親子之爲其父之祖父母以下

傳釋其大功已上記又釋其小功以下而爲人後者若子之服備于此矣

記爲人後者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按此記言兄弟者据小功已下之族親言鄭君上文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葢謂此兄弟非大功以上之行輩相當者此凡小功以下之親不論尊卑不序長幼皆可例以兄弟之稱以此推之則爲人後者之兄弟及所爲後之兄弟之子本無行輩之可言特以比例之詞不得不對文見義故言本宗之兄弟則舉所後之兄弟之子以相況葢己之本宗兄弟降一等則由小功降緦麻而緦之族親無服矣而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今與我爲緦

之族親是彼以有服而降之無服此以無服而伸之有服則與本宗親子之爲其族親同故云若子也若如戴氏所校（見阮氏校勘記）謂此記不應遺去兄弟之服因据通典所引賀循之說謂當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而解之云子者所爲後之女子子也兄弟則族親也許宗彥謂昆弟之子舉其親兄弟之子舉其疏記文本不誤許說雖是然終不免將兄弟二字泥死句下不知記人但明其例不言其服而以注中兄弟猶族親之語推之則小功以下之服所涵正廣記人之言亦比事屬詞之例耳未可以文而害辭也

爲人後者宗子服例

記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注見上

按記言爲人後之報服注以其爲宗子恐有不報之嫌此亦第就記文解之其實所謂報者亦報其親服之月算耳若宗子之報服又當別論也何者此爲人後者於其五屬本宗之親卽記所謂親則月算如邦人者是也宗子服其本宗之昆弟及本宗適人之姊妹皆如其親服之出降者若此昆弟則當依大功之親服宗子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適人之姊妹則當依小功之親服宗子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小功以下之兄弟皆當與絕屬者同服齊衰三月此皆報服之異者注但言爲宗子嫌其不降而未嘗分別其報服

之同異故但就五屬之親之月算言之今爲補出此例見報服同等之中又有此差別也

爲人後者不降例

三月章大夫爲宗子傳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按大夫不降其宗卽祖父母爲士適孫爲士者之例也大夫得以尊降其旁親之爲士適士者而不敢降其爲人後者之宗子則於其降一等之報服如邦人之例可知也若大夫而爲人後者則得以尊降其旁親此又尊不同則不報之例矣

五服釋例卷七

當塗夏燮嗛父

釋殤降例

爲殤後者服例

釋殤降例

斬齊殤服同降例

殤大功小功章見下

按至親以期斷故齊衰之服正服也斬衰之服加服也殤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齊衰無殤降之服緦章傳云齊衰之殤据成人也斬衰自適子外無殤服制服之始所謂一等二等者皆自齊衰遞殺之而斬殤之降畧則從同正義所謂殤有三等服唯二等是也士之殤服兼闕衆子公與大夫之殤服統乎適孫故皆同入大功章至于殤小功章不著適子之下殤則其所見皆齊衰之再降者也緦之殤不制服故齊衰之殤不入焉此三殤

之服之等殺其詳具見小功緦二章傳中

士之衆子殤服例

殤大功章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注云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

按此章首經文今本注自殤者至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止其自爲昆弟之子以下三十四字爛入于下文傳下正義第順文解之不知其爲章首經文之注奪于上而衍于下也葢唐以前注皆單行轉寫分章者亂之耳經中但云子女子子不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殤服故注中補出云亦如之猶不杖章爲衆子注云女子子在

室亦如之皆同例也注又以不杖章之衆子兼關女子子此必別見女子子之文者以此章子中兼涵適子庶子所以得兼庶子者以士爲其衆子期故其殤降之服斬齊同例適庶兼關因殊女子子于子之外見此義也若公與大夫則大功之殤服唯有適子不兼庶子故下文又別而言之見下

公與大夫庶子殤降例

殤大功章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注云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

殤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爲其庶子之長殤

按斬齊之殤其一等二等之降同例故士之衆子及適

孫之長中殤皆降大功經于適孫不著公與大夫之文者以其通乎上下也唯大夫降其庶子大功則其長殤應在小功公則適殤有服庶殤無服故大功章著士之殤服于上而通之曰子明其適殤之同也著公與大夫之殤服于下而殊之曰適明其庶殤之異也蓋庶子之服大夫以尊降一等又以殤降一等故上文之注謂子闕適庶者据士制言耳

齊衰之殤降一等例

殤大功章子女子子見上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

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緦章傳曰長
殤中殤降一等
按齊衰据其成人則其以殤降大功者一等之降例也
經文長殤中殤適文則中殤之降一等與長殤同故傳
又發其例曰齊衰之殤中從上詳下
齊衰之殤降二等例
殤小功章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
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昆
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緦章
傳曰下殤降二等
按此齊衰之殤二等之降例也中從上之一等已見殤

大功章故此章獨見下殤之文喪服小記所謂下殤小功者是也詳下

大功之殤降例

殤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按此據大功之成人以殤降入小功者唯見長殤與殤大功之長中竝見者異故傳發其中殤不見之問以起中從下之例也詳下

緦章庶孫之中殤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

中殤下殤

按此据大功之再降者或見中殤或見下殤或中下竝見卽小功章傳文中從下之例也大功亦有一等二等之降例傳不言者以緦之殤不制服也詳下

小功之殤降例

緦章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母之長殤報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

按此据小功之成人以殤降入緦麻者但見長殤與小功章之不見中殤同例葢小功但有壹降無再降故中從下者無服也詳下

齊衰大功之中殤從上從下例

殤小功章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緦章傳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按緦章之傳言齊衰之殤大功之殤注皆本其成人言之葢齊衰無殤服而但有降服齊衰据其成人則大功亦成人可知鄭說是也若殤小功章之傳所謂大功小功者注亦依此例釋之而中從上中從下之二文相反求其說而不得乃以殤小功章之中從上主謂丈夫之爲殤者服緦章之中從下主謂婦人爲夫之親服求之諸經別無左證故後之解經者亦疑之唯程氏瑶田涵泳經傳得其同名異實之旨謂二章之傳本自一例但

緦章之傳据其成人小功章之傳則据其殤之本服大功乃齊衰成人之降者故齊衰之殤中從上亦即大功之殤中從上也小功又大功成人之降者故大功之殤中從下亦即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如此則緦章庶孫之中殤不煩改字庶孫之中殤乃大功之再降者注以中爲下之誤蓋据大功成人之降例言也程氏以爲小功之殤即大功之降者正大功之殤中從下之證而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正與殤大功章長中連見之例同其餘或單見中殤或單見下殤皆互文之例也今据程氏之說推究傳文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者所以申上文一等二等之義明其中殤之在一等也然一等二等經已明明見例于殤大功殤小功二章中曰某某之長殤中殤凡九事言

長必連中言中不遺長是傳言長殤中殤降一等讀者皆知之又殤小功章曰某某之下殤凡七事皆單舉下殤不及長中是下殤之降二等讀者亦知之經例具在亦何煩于傳文之覼縷邪今取此二章之傳反覆思之傳蓋借齊衰之降例以明大功之降例也齊衰之殤中從上者此經文顯見之例唯大功之降其見于小功者既與大功章之中殤連見者異而其見于緦者又與小功章之獨見下殤者異此皆据齊衰之降言其異也大功之降但見長殤之文與齊衰之長中連見者異至齊衰二等之降獨見下殤而大功之再降者則又中下二殤錯綜互見況齊衰二等之降既兼有大功一等之降在內而大功二等之降又兼有小功一等之降在內恐讀者不明其例不免

治緦而麻之故傳于小功章特發其中殤不見之問所以明中從下之例之在于緦章也又于緦章再發其中從下之例而推本于成人所以明大功之再降與齊衰再降之例異也葢大功再降之例或單舉中殤或單舉下殤或中殤下殤竝舉經皆于緦麻章中錯綜見例故傳發其例于本章之末而必先借齊衰以明之至于小功但有一降其再降則無服且大功之降小功既中從下則小功之降緦麻亦中從下者可推故傳不及也程氏誤以傳文爲歸重齊衰因疑其經文之爛入于傳下者不知緦章傳義正爲大功之再降者而發又何有憑空立義之疑哉

問者曰小功章之下殤正齊衰之降二等者何以傳獨見一等二等之文于緦章下也曰唯據齊衰言之始有一等二等之降例今小功章之傳據其殤之本服言則安得有一等二等之例耶且小功章之傳爲中殤不見之問而發是據大功之降小功者言因舉齊衰之降大功者以明之猶之緦章之傳據大功之再降者而言因舉齊衰之一等二等以明之二章之傳各有意義易之則不可通矣今鄭注謂此二等之大功小功亦據成人則是傳遺卻齊衰之降例而小功成人之降乃在下章何以不釋于緦之傳下而必于此章之不見者預爲張本耶小功之殤中從下注云據從父昆弟之下殤鄭亦在緦麻也既在緦章何以不釋于緦之傳下

知此二者之不可通故于小功傳下補一筆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又于緦之傳下補一筆曰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與易舊讀之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而補其例于小功章大夫之妾之下則豈非贅旒累瓦之文乎唯明乎小功章之傳爲大功之一降者而發緦章之傳爲大功之再降者而發皆借齊衰之一降再降以明之則二傳之文亹亹乎端如貫珠矣

中殤七月例

殤大功章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皆七月不纓絰注云經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經有纓以一條

縄爲之小功已下經無纓也

按此章中從上之例而其月算則減之則大功以下之中從下者可推也正義云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纓此鄭廣解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經文唯有冠纓不見經有纓之文鄭撿此經長殤有纓法則知成人大功以上經有纓明矣小功以下經無纓者以此經中殤七月經無纓明小功以下經無纓可知今按齊衰之殤重服之降者故中殤既從長殤之例而下殤之降二等者仍從大功有本之例以此知殤大功殤小功二章其始皆爲此二等之齊衰而制也

下殤小功例

殤小功章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　注云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見下

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注云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絰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

按此卽緦章之傳所云下殤降二等者齊衰之殤也小功章首之文不云絰帶而云帶絰正義云大功以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于絰上倒文以見重與常例不同也禮記正義引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絰牡麻而帶澡

婦人帶牡麻而絰澡故小功章云牡麻絰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絰也今按五服皆以絰包帶正小功亦然因此下殤之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特著之竝進在絰上賈說是也此尊据齊衰之降小功者若大功之殤降在小功則其絰帶無本自若矣又有姑姊妹之出適降在小功者謂尊降出降之遞殺者雖其本服亦齊衰而非下殤之降在小功者此不在此經帶有本之例也

宗子殤服大功小功例

詳大宗小宗例

按宗子五屬之親皆齊衰則五屬之以殤降入大功小

功者皆當依齊衰之殤中從上之例與凡殤之大功小功異也見後大宗小宗例

大夫爲昆弟之殤尊降例

殤小功章大夫爲其昆弟之長殤　注云大夫爲其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

按此據大夫尊降之差又以殤降者注獨據昆弟之爲士及不仕者言葢以此大夫有昆與姊之殤服則是未二十而爲大夫者凡大夫既命于君則雖未二十亦先冠冠則不爲殤與婦人之笄不爲殤同例故注以此推之知既爲大夫則但有尊同之期服無殤降之大功故

云大夫無殤服也準此以推未二十而爲大夫則亦有昆弟之未二十而爲大夫者今經文不見大夫殤降之服明旣爲大夫而殤皆當以成人之喪治之而服其尊同之期服也此昆弟之長殤旣入小功科中則是由大夫之尊降者差之其爲爲士者及不仕者之等明矣竝詳前卷不降例

公之昆弟殤降例

殤小功章公之昆弟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注云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

按此據公之昆弟之殤服與大夫大夫之子共一科中

故竝著之準此公之昆弟殤降之例與大夫殤降之例不同而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殤降之例又與爲其庶子殤降之例不同何者大夫爲其昆弟之爲士者及不仕者本以尊降大功故今又以長殤降小功是此小功者大夫尊降之差也至于公之昆弟爲其昆弟無尊同之期服而但有猒降之大功成人猒降在大功則其長殤亦應降小功此猒降之差服雖同而例不同者也若夫公之昆弟爲其庶子此又尊降之差之與大夫同例者何者公之昆弟猒降之服自母妻外雖昆弟耳若其他自從父昆弟以下則先君既沒得以旁尊降之而其尊降之例皆視大夫故注云公之昆弟猶大夫但據庶子

不据昆弟亦可知公之昆弟小功之殤服固兼具猷降尊降二例也賈疏槪以昆弟庶子同入尊降例中是不識經例兼不明注義矣

女子子在室之殤降例

殤大功章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殤小功章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昆弟之女子子

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下殤　大夫爲其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緦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按經例自期以下凡女子子在室之服皆統于男子中

獨于殤降之服詳之者以殤文不嫌畧之也且著其殤降之服則其在室成人之服之差也此經文以省見互之例也

婦人出降之殤服例

殤小功章為姪丈夫婦人之長殤

緦章姪之下殤

按此二條之殤服據其出降差之也逼攷經例不見姑姊妹在室者之服亦不見姑姊妹在室者為其昆弟姪之服凡其所見之本親大功以下皆以其出降為差不以其在室為差如大功章為衆昆弟姪之丈夫婦人姪兼在室者言若以女子子之在室例之則期也經不著

其在室而著其適人之降服亦可知報例之緣出降而生矣若夫爲姪之長殤下殤不唯不見適人之文並姑之文亦不見蓋姪者對姑生稱言姪則所爲者之爲姑自見唯此等之服若以姑之在室例之則皆齊衰之一等二等者今所見者但據出降之差與適人者之爲其衆昆弟姪同例其但見姪之殤服而不見昆弟之殤服者以適人之後無昆之殤服故也其不見報服者姑爲成人故也詳下

殤服之報例

緦章從母之長殤報

按此据殤與殤相爲之服又以外親故生報例也凡三

殤之服皆無報例何者婦人在室之服統于男子中男子相爲之服本無報例也殤降之服如叔父及昆弟姑姊妹之等亦有同在殤而死者皆相爲之降例也至于報服之例起于夫之昆弟之子而女子子在室之殤服則其世叔母皆成人也姑之與姪亦相報之例而適人之姑亦成人也凡成人爲其殤之服有降例無報例故三殤之報服唯從母有之此經之所以特見也

殤文不縟例

殤大功章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　注云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襍記曰大功以上散帶

按此章正義云凡喪至小斂皆服未成服之麻麻絰麻帶大功以上散帶之垂者至成服乃絞之小功已下初而絞之今殤大功亦于小斂服麻散帶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故與成人異亦無受之類今按散帶爲重絞帶爲輕殤之降服從其重者故解絰者以爲與不縟之例乖不知注訓縟爲數數者謂其文質之相變也大功以上先散後絞至啟殯之節則又散帶以見變鄭注喪禮所謂男子之道文多變者是也殤則散而不絞終其殤之月算而除之此正質不變之義故疏以爲無受之類斯爲確矣唯小記言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注云凡殤散帶垂据此則與小功

之繚帶同又似下殤小功之變例未審反報之制與絞帶之同異否也

殤服無受例

殤大功章無受者　傳曰何以無受也下文見上

按喪服大功經文言受以小功衰又言卽葛小功無受而卽葛之文亦同盖喪服之最重者冠衰絰帶而已記言受服主于冠衰之升數而小記服問等篇專詳絰帶以著受服兼服變除之節故喪服成人之文縟莫縟于此矣此傳無受之文上承冠衰下包絰帶皆以明不縟之畧于成人也

有服無服之殤例

殤大功章傳曰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注云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

按今注本此下之注皆子女子之長殤中殤經文之注竄入于此傳下者詳上衆子例

按經文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注云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殤據疏文哀傷之義當作傷今疏本亦誤爲殤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如鄭此言是據內則女子十五而笄及小記婦人笄而不爲殤之文如是則女子子無十九至十六之殤服矣馬融之說則謂許嫁不爲殤若未許嫁至二十乃

不爲殤然小記据笄而言笄不爲殤則無論其許嫁與
否故鄭此注亦据笄而許嫁言之明既笄則有可以許
嫁之道也又公羊穀梁之義皆云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明當服以成人之服也敖繼公
謂据經傳之文男女必二十乃可冠笄又與內則十五
而笄相違今按經言長殤有與男子共文者有獨著婦
人之所爲者是傳十九至十六之言確有依据似無論
笄之遲早許嫁之有無皆以二十爲斷其他諸說悉從
蓋闕可也以日易月注言生一月者哭之一日如是則
七歲之殤哭八十四日與三月卒哭之節幾不遠矣劉
敞謂据服言適子之斬二十五日衆子之期十三日似

爲近之然此亦就斬齊之重服言耳若大功以下之親則正不必如是也

爲殤後者服例

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注云言爲後者据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按此章正義云謂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爲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又釋注中本親之服云既不爲殤後而爲此殤者之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本親者此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

亾在未後之前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也今按此疏費解是不明注中本親二字而牽引追服之說殊爲節外生枝且疏中所謂本服之日月者仍是依其兄弟之服之日月則注又何必變文而言本親邪此注須合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之注參看彼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如鄭此言是此宗子爲殤而死族人之來爲後者但依其殤之兄弟行而來爲殤之父後所謂以其倫代者是也既爲殤之父後則將與殤之父序昭穆而殤不預焉明此殤本無立廟之例但就其祖而祭之不得入廟序昭穆此即公羊傳所稱未踰年之君謂無

子不庿者也然則注云族人以其倫代正是殤之兄弟而小記注但云本親之服者葢此卽宗子孤爲殤而死者當服之依其五屬之親之月算也何者若言兄弟則是五屬內凡殤之服而非宗子之服唯此宗子爲殤而死者有大功衰小功衰之例與凡殤之兄弟月算雖同而殤降之等則異如凡殤有降在緦麻者則依其緦麻之殤服若宗子之成人五屬皆齊衰則其殤之降者悉依齊衰之降例雖緦麻亦大功小功又無論本服之大功小功悉依齊衰之殤中從上之例凡此皆與凡殤異者今撿孔氏曾子問正義引喪服記大功衰小功衰之注正是小記注本親之服之鐵板注脚也以此推之此

來爲殤後之族人既以其倫代則視此殤者如在五屬之內當依其本親之月算而服之以大功衰小功衰若其絕屬則依喪服記文絕屬之例而服其大功衰小功衰之三月記言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即絕屬之例蓋宗子成人之絕屬者皆齊衰三月故其以殤降者雖絕屬亦大功小功衰三月也如此則注所云本親之服者其義甚明而其不言兄弟者正恐流于凡殤之兄弟中也孔氏未能將曾子問注融會貫通無怪其釋小記注之別生枝節矣